

胡发云 著

迷途

胡发云 著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



青春的狂欢与炼狱

翼明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冬/胡发云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613-8

I. ①迷…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9400号

责任编辑 王永洪 胡玉萍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常 虹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47千字

开 本 680×960毫米 1/16

印 张 29.25 插页3

印 数 1—20000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613-8

定 价 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1 < < <

多多的文革,是从一艘美军登陆舰上开始的。

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准确地说,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多多结束了二十多天形单影只的革命大串联,从上海返回湖城的航程中。那时,毛泽东发动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开展半年多了。

在十六铺码头的绵绵细雨里,多多裹挟在黑压压的人流中,登上了那艘模样古怪的轮船。进去一看,没有他熟悉的一排排船舱,没有那种木质的上下铺舱位,没有船舷两边长长的走道,也没有结实又精巧的铜楼梯……倒像走进一间硕大无比的钢铁厂房。

空旷的船舱,地上铺满稻草,中间一溜溜通道上,用粉笔画着记号,是每一个铺位的宽度。稻草发黑,上面散落着一些果皮,纸屑,传单,烟头,烂袜子。空气污秽——那是煤块,汽油,铁锈,油漆,虱子跳蚤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体气混合成的一种特殊气味,极难闻。这景象,让他想起一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塔曼果》,想起那艘奴隶船和船舱里挤满的非洲黑奴。

大家排成一系列纵队,第一个人走到顶头的时候,当兵的一声喊:“立——定! 每人一格,放下行李! 现在,让我们高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歌!”

当兵的用那种一字一吼的军营嗓子起了一个头,大家便南腔北调地唱了起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



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唱完歌。当兵的简洁地说，开水在中间轮机舱，厕所在上面后甲板，男左女右，不要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七条！开船之前，不许四处走动，现在，原地休息！

夏季，大串联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要资格的，红卫兵，红五类、运动骨干，由学校或更高部门组织晋京朝圣，有座位甚至有卧铺，出发有人欢送，抵达有人欢迎，像今天开两会一样。后来就平民化了，甚至流民化了，是个学生就可以满天下跑，当然，这一路上的待遇也就平民化甚至流民化了。

登船之前，大家已经在十六铺码头的寒风冷雨中苦候了几个小时，没带雨具的，早已淋得透湿。好在那时候的孩子们皮实，风风雨雨没太当回事。当兵的一声令下，大家立刻稀里哗啦解开被褥钻了进去。没被褥的，往潮乎乎的稻草上一倒，和衣而眠了。

串联的学生大多结伴而行，多则一二十，少则三两个，互相有个照应，打架多些人手，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共被褥，那时候，很多人家都是人口多于被褥。

多多把他那个形状诡异、用塑料布包裹的行李靠在舱壁上，没有解开，里面放着一个危险的物件，他正思量如何让它平安抵达湖城，交到那个疯子舅舅手中。

二十多天的革命大串联，就这样浑浑噩噩过去了。北京给他的是失落。上海给他的是伤感。

眼下，既没有归心似箭，也没有流连忘返，也没有像往年那样浮于江河之上的诗意，一切都空空荡荡。

此刻，多多绝没有想到，就在他惘然若失不知所终地踏上归途时，革命和爱情在不意间悄然而至。

2 < < <

九、十月份,学校里的红五类大串联后,将剩下的灰五类,黑五类弄到乡下劳动,名曰支农。一群没有资格参加革命的人被分配到乡下,便没有了往日参加农业劳动的崇高感。这样一类身份的人聚集在一起,都有些尴尬。一些人使用自虐式的劳动来表现自己或折磨自己。半夜三点钟便爬起来去割谷,不戴口罩去打农药,任蚂蟥爬满大腿也不管它,镰刀在小腿上砍出半寸深的口子,用泥巴一糊继续干活。

多多倒有了一种如获大赦的感觉,空旷的田野,寂寥的村落,稻场,荷塘,晚谷,棉花,乡路上最后的萤火虫……可以让他任意地思虑,任意地自语,手风琴没了,他还有口哨,那一段时间他的口哨技巧提高得飞快,可以单吐吹出一连串八分之一音符,《霍拉舞曲》《小苹果》中的快板,基本可以完成。他的两只手在两边肋骨上滑动,弹奏,那是他永远不可被抢夺的琴键。

多多按部就班地做着,虽然累,心里却轻松多了。晚上或清晨,到小河边坐着,看远方的云霞,看岸边的青蛙,看农舍瓦缝里飘散出来的炊烟,闻它那亲切的草木香。有时候,也在田埂上任意走着,一直走到山坡边的小树林……多多一边空虚着,一边希望日子就这样安安静静过下去。

一天学校突然来人,宣布支农劳动结束,返校参加运动,还可以去北京见毛主席。许多人哭了。

就在多多月光下小河旁吹着口哨弹着肋骨的时候,那一篇著名的《红旗》杂志社论出来,暗示斗争矛头转向,于是各地运动有些乱套,初夏以来那种红五类势如破竹扫荡黑五类的势头突然小了很多,一些“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之类的说法在地下悄悄流转,一时间,时局变得扑朔迷离。



母亲在医院工作，消息灵通，对一回来就猫在家里多多说，这条街上的很多孩子都去大串联了。你也出去经风雨见见世面吧。见多多不吭声，母亲又说，这段时间去北京的人多，就先去上海，顺便去看看小姨。

多多是一个不爱动的人，这兵荒马乱的，就更不愿出门远行。

母亲说，隔壁东东他们都走了，我们一个同事的孩子都去了北京，还见了毛主席，他家还是资方代理呢。咱们家，也算国家干部吧……

他知道，母亲让他去上海，是因为牵挂她的妹妹，也就是多多的小姨。他们两家自打六月初以来就失去了一切联系。母亲曾到电信局排过几次长队，给小姨家打电话，永远是无人接听的声音。

他去学校开革命大串联证明书，那个永远一脸严肃紧张没有一丝团结活泼的教导主任竟然满脸堆笑地给他开了，还问他为什么现在才去大串联啊？

这一纸证明真还管用，给售票员看了一眼，就拿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往后一路上还可以凭它领饭票菜票市内乘车票，可以借钱借棉衣。

行前，妈妈给他三十元钱，三十斤全国粮票，差不多是多多一个月的粮食定量，妈妈估计他在外面最多待二十天，也算给得很足。钱也不少，那时候，一个有家有口的二级工也就三十多元工资，学校住读伙食费每月九元一日三餐。在生活上对子女一向严格要求的母亲，出手如此大方，让多多有些意外。妈妈对他说，到了小姨家，吃饭要给粮票的，按你的定量，每天一斤一两。钱不够，打电报回来。后来多多知道，有人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身揣五块钱，走遍全中国，居然还将五块钱带了回来。

到了火车站，多多就发现，那张车票只是废纸一张，真正的车票是力气。进站出站车上车下根本没人检票也无法检票。所有的列车——不论开往哪一个方向，都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包围着。那张小纸头，后来成为文革收藏品中的稀罕物，他隐约记得，上面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串联乘车证”字样，还有领袖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可惜多多还没上车它就不知去向了。

在站台上，多多发现一个奇怪的变化，人们袖章上的字样，除了早些时候的“红卫兵”——也就是他们的红司令在天安门城楼上佩戴的那种，又出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名称：“红旗”“延安”“赤卫军”“反到底”或者“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车站广播喇叭里也在红卫兵小将们后面，加上了“革命师生们”。

就像两滴水在汪洋大海中相遇之不可思议一样，多多在人山人海的月台上居然撞见了羊子。

羊子刚从北京返回，路过家门而不入，准备直接换乘一趟去广州的车。

那边暖和，羊子说，狗日的北京把我冻死了。羊子说着“嘚嘚嘚”打了一串寒颤。他只穿了一件劳动布工装，里面是一件高领线衣，用工厂劳保手套拆了编织的，白色已经成为灰色，他脖子乌黑，一直黑到耳根，脸颊却白净而生动，像戴着一副孙悟空的面具。羊子说了一些北京趣闻，说见了两次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次挤掉一只鞋，一次尿了裤子，许多人都尿了裤子，因为十来个小时没法上厕所，天又冷，不出汗，再一激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满面红光神采奕奕林副主席说他能活一百五十岁是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羊子唧唧咕咕算了一下有些怅惘地说，到时候我们都死了他老人家还活着。

羊子和多多在人流中随波荡漾，胸口撞着胸口。

羊子突然诡秘地一笑说，你猜我在北京见着谁了？

多多瞬间就知道他说的是谁了，但故意说不知道。

羊子要他猜。

多多说，马克思？

羊子用膝盖撞了他一下，装佯。夏小布。

羊子说，那天去北影厂看电影明星，在那片农田边的一条小路上见到她，提了一篮子菜。夏小布在北京很长时间了，住在姑姑家。

多多知道夏小布有一个姑姑是北影的演员，没什么大名气，他看过她的几部片子，大多是一些农村大嫂工厂女工一类。但是那个时代，能上银幕，就足以令人景仰。所以，大串联中，电影制片厂永远是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趋之若鹜的地方。看那些银幕上令人迷恋的大影星们挨斗或批斗别

人,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新奇与快感。

羊子不怀好意地一笑,把她忘了?

忘得了吗?羊子这个狗东西,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出现,偏偏又要说起这个刻骨铭心的名字。多多都有些恨他了。

多多和夏小布两年来的暧昧关系,天底下只有羊子一个人知道,前几个月,分了红五类黑五类,多多心都提到嗓子眼上来了。高二的两个同学,为了这类事被弄得声名狼藉生不如死,那个出身不好的女生自杀过两次,救活过来,从此恍恍惚惚失了魂魄一样,成天赤着脚在操场的煤灰渣跑道上转圈圈。羊子很义气,一点口风也没有漏。

一列去广州的车进站了,羊子要走了,羊子说,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夏小布的爸爸自杀了。多多正要问什么,一阵骚乱,羊子已随人流远去,他衣物单薄身手矫健又没有什么累赘物,只见他纵身一跃,在人们的叫骂声中喇喇喇踏着一串肩背就钻进了车窗,羊子还不忘转过身来,洒脱地向多多抱拳示意,然后消失在车厢里。

羊子是校文工团的鼓手,识谱不好记性却奇好,再复杂的总谱,几次排练下来,他的那一份任务便背得滚瓜烂熟。他面前的谱架上也正儿八经放一份分谱,但从来不看,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在排练或演出中兴致勃勃地看指挥、看别人,包括看多多和夏小布极其隐秘的眉目传情及仅有的一次传递小纸条。羊子与夏小布同班,在那所精英子弟云集的文博中学,羊子是为数不多的正宗产业工人后代,但一点也看不出来,骨子里倒有许多新贵旧胄的万般风情。这也是多多很快就喜欢上他的原因。

又一列火车兀然驶来,车门刚好停在他面前,他被人流冲到一个双人座跟前,座位上坐着两个女孩,看模样是姐妹俩。小的一个将身子往里挪了挪,意思是让他坐下。看多多还惶惑着,大的说,还不坐下?等下连这都没有了。

人流涌动,四处传来探询的声音:去哪里?这趟车去哪里?

北京!去北京的?车厢里一片欢腾。

多多想,这大约是天意。

数分钟内,车厢便像一艘沉船被灌得满满当当,长椅坐四五个人,短

椅坐三四个人，椅背上，座椅下，厕所里，全是人。走道和车厢连接处当然就不用说了，连长长的两溜行李架上，也躺满了人，头脚相接像一串大香肠……反正你能想象得出来所有空间，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多少年来，从来不会正眼对视的少男少女们，现在紧紧贴在了一起。

那好心的姐妹俩也没有袖章，打从多多挤进她们的座位，这两姐妹就一直挨在一起不言不语。姐姐倚窗，妹妹居中，多多靠走道。妹妹小小的臀紧挨着他，很快就传递过来一种特别的温暖。懂事以后，多多还从来没有和一个异性靠得这么近。

多多面向窗外，看着这个城市在夜色中渐渐远去。他的脸色苍白，神情忧郁，与周边环境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格格不入，是母亲常常训斥他的一句话。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这句话就挂在母亲嘴边。“你呀，和这个时代太格格不入了！你这样很危险！”到了近两年，多多才体会出妈妈这些话的深意，但是已经来不及改变什么了。

车厢有一种嗡嗡声，细听又什么都听不见。多多有些眩晕，高原缺氧一般。昏昏欲睡中，有一个身影从朦胧中显现出来，渐渐清晰，那是1966年六月以前的夏小布。许多场景如看过的电影一样历历在目。初次相逢的那间音乐教室，她参加校文工团那天唱的《我的祖国》，在男生寝室排练《无字的歌》，还有那条令人难忘的山间小路……那是一个多愁善感的男生永远不能忘怀的青春萌动。

窒息中不知等待了多长时间，火车终于在一阵猛然震荡后启动了！焦虑又惶然的车厢爆发出一阵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多多怕做操，怕扭秧歌，也怕喊口号。他勉强举了几次胳膊，嘴里含含糊糊发出一些声音，然后装作捡拾什么东西将头埋到座椅下面，他看见下面躺着两个人，在不到一尺高的空间里，两人专心专意在打扑克。

夜里，三四点钟，列车在一片荒原停下。突然，车厢接头处传来一个小男生凄厉的哭喊声：“开门！开门啦！我要尿裤子啦——”

列车出站以来,七八个小时,车厢里的厕所就没有被使用过,每一间厕所都挤着五六个人。那个年代,大小便的表达已成禁忌,男生女生,都有一套自己特有的手势或暗语,女生会悄然竖起一根纤纤玉指,邀约同伴一起去上“1号”,男生粗鲁,就说“放水去”或“丢堆子”。这些表达,都只在同性间进行。那小男生一声赤裸裸的惊叫,给了一车青少年男女双重的刺激,一是大家憋屈了很久的便意——要知道,有的人在站台上就已经憋了好长时间,以为上车就可以解决。第二,从小就在那种极端禁欲主义环境中长大,兴奋阈值极低,一声叫喊,让众人都不自在起来。一阵难堪的沉寂之后,车厢里骚动起来,一扇扇车窗被打开,男男女女们一个个哧溜哧溜鱼儿一样蹿出窗外,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开始松动,顷刻间,数千男女倾泻到车下,自觉地以长长的列车为屏障,一边男生,一边女生,开始了一次极为壮观的集体如厕。

暗蓝的天穹悬着大半个月亮,辽阔的大地笼罩着一层清辉。静极了。突然间就响起了一阵阵海潮声,哗哗哗哗好像远方有浪涌扑来。多多的各种怪癖中,还有一个就是羞于当众小便,哪怕在学校的公厕,他也会找一个角落独自面壁,不然就尿不出来。下车后他就向远方跑去,找到一个看地的小窝棚,心惊胆颤手忙脚乱地释放起来,尿意未尽的时候便强行打住了,因为他的视野中已经看不到人。等他找到自己的车厢,发现那扇窗口已经落下,自己的座位上有了新人。两个小姐妹透过浑浊的玻璃一脸无奈地望着他。于是,他只好在车门处挤出一点自己的安身之处,但是一只脚怎么也没有地方放了。

清晨,多多在一阵猛烈的摇晃中醒来了。他是站着睡着的,准确地说,是用一只脚站着睡的。他拔出这只脚,换上另一只脚。他的身后是四个女生,她们互相搂抱成一个小圈儿,像一朵花儿。

多多是冻醒的。他从结着冰花的车窗望出去,看见一望无际的银色原野上,风雪卷动着一面长征队的红旗,这让他想起领袖的一首词“山下,山下,风卷红旗如画”,这是领袖诗词中他觉得不多见的佳句。那风雪中如画的红旗后面,跟着一溜细碎的黑色人影。他们迈着艰难疲惫的步伐,向这列火车要抵达的终点挺进。那一支小小的队伍里,都是一些十四五岁,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

免却了大串联的等级限定,闸门大开,全国的交通运力都用来大串联也不够了,于是,报纸上登出一篇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青年学生红卫兵学习革命前辈老红军,步行长征去串联……那个时候的青少年单纯,特别是那些怀着深深罪孽感的黑五类,有一种自虐的激情,况且当局还发给书包,背带,手电,军用水壶等物件和数十元的生活补贴——在那个贫乏又短缺的时代,许多孩子从来没有一下得到这么多财产。几乎是一夜之间,从北京上海到海岛边疆,出现了成千上万支长征队,有的走了三五天便打道回府,有的长途跋涉两三个月,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吃尽千辛万苦,有的还真如当年红军一样,把生命丢在一个遥远又陌生的风雪山路上。多多乘车赴京之前,他的一些同学,街坊,也踏上了这样的长征之路,他们背着棉被衣物水壶面盆手电药物挑脚泡的缝衣针还有那从不离身的红宝书,一支一支从他们生活的那个城市向北京,韶山,延安,遵义,井冈山豪迈进发,他们每人都斜背着一个军绿书包,书包的襟上绣着“红军不怕远征难”几个毛体字。出发之前,他们大都要到一些有着革命意义的烈士陵园或纪念碑前宣誓壮行。那些天里,城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样打着红旗的小队伍。在人们钦佩或怜悯的目光中向落寞的远方一步步走去。多多后来返校时,曾见到他们班上那个漂亮的右派女儿,她和七八个小女生一起,用了三十多天时间,走完了一千多公里路,硬是凭着少女们那双秀气的脚板一步一步走到了伟大的首都北京。她说,到北京那天晚上,在接待站用热水泡脚,突然发现脚板上掉下来一大块东西,从水里捞出来一看,竟是这么些天来一层层叠加起来的水泡皮。

多多看到那面风雪中的红旗,还有红旗后面飘飞着一角殷红的头巾,心里突然涌出一种温暖的感动。这让他想起红军过雪山,保尔修铁路,志愿军爬冰卧雪三千里江山……这里有一种牺牲,悲壮,坚韧的东西,与狂热,暴虐,恐怖的红八月不一样。本原,他会喜爱这样一种浪漫,自由,苦难的远行,如果在一年以前,他会不顾一切投身其中,还要背上他的那一架手风琴。

他没有加入这样的队伍,那时他正孤独得要与整个世界决裂。



3 < < <

两天三夜后,车到北京,大家一车一车分别被拖到一些学校,机关,居民区,甚至公园寺庙安顿下来,大多都是地铺。百多人一个连,每个连有两个解放军战士领队,开始了一段半军事化的生活。吹哨,起床,出操,早餐,练队形。随时准备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第三天,才可以自由去看大字报了。

那一年冬天,来得特别早。十月刚过完,北京已是一片冰天雪地。那时节,文化大革命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这世界革命的中心,在洁白与火红,苍凉与激越,美丽与恐怖的张力中,显现出一种如梦如幻的旷世激情,不论是一七八九的巴黎,一九一七的彼得堡,还是一九三三的柏林,都不及其万一。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无可想象。

那个可以容纳百万人的世上最大的广场,被波涛汹涌的人海淹没,一条十车道宽的长安街,被熙熙攘攘的人流拥堵,各式各样的战旗飞扬,各式各样的口号起伏,人们的胳膊上箍着各种各样名号的红袖章,让一个现代都市重现了二十年代湖南农民运动的绿林草莽风情,宛如一次巨型的后现代行为艺术。那些个没有红袖章的人,便显得孤独又可疑。还有一些人的胸口,被缀上写着各种恶名的白布条:黑帮,富农,走资派,右派,流氓,逃亡地主……就像当年犹太人的六角胸符。

敞篷大卡车载满情绪昂扬的青年男女像战舰一样在人海中疾驰,高楼和电杆上的大喇叭都在用最大音量播放着自己的战斗檄文和励志歌曲,各色各样官办或民办的准军事组织,兵团,小组,战斗队战旗如海,各式各样的报纸、传单、号外、最新消息、紧急通令、最后通牒,敦促×××投降书燕山雪花大如席般的漫天飞舞,整个城市都穿上了大字报的衣服——一个人均纸张消耗量几乎在世界之末、大部分成员还是半文盲的

国家,打响了一场纸质的战争……人们在为数月后真刀真枪的全面内战积蓄着仇恨与激情。

所有的人们都活跃着,在这个城里奔波,从最高领袖到郊区农民,登上城楼,走上大街,进入学校机关工厂,跳上辩论台或被押上批斗台,许多人,男人、女人、老人被画上花脸剪乱头发戴上纸糊的高帽子……中国一瞬间进入了一个传奇又夸张的童话世界,连那些在小胡同里安安静静过了一辈子的老太太们,也颠着小脚忙得团团转。在这杀声一片的混沌天地中,无数位高权重久经沙场的中共党政军首脑中箭落马,无数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次遭难。那些被打上大红叉叉的黑名单上,马列主义理论家与资产阶级黑笔杆同在,那些惟妙惟肖的群丑图中,建国功勋和美蒋特务共舞,右派们与当年打他们右派的人同时认罪,解放区的红色艺术家与上海滩的旧时明星一起跪地,纵横政坛百战不败的高手倏忽间就倒台了,早已败下阵去隐姓埋名数十年的党内前宿又踌躇满志重出江湖,数月前的大左派,瞬间成为保皇党,昨日的反动学生,今日已是造反英雄,国家主席被暗喻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党的主席则又新添了四大至尊头衔“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成为三皇五帝到如今的无上圣者。有人策划于密室,有人点火于基层,有人惶惶然两面暗送秋波,有人黄鹤楼上看翻船……小爬虫,狐狸精,美女蛇,叛徒,工贼,内奸,幕后黑手,潜伏特务,牛鬼蛇神,别动队,锄奸队,敢死队,独立大队,国际纵队,红色恐怖团,生死决战团,反到底兵团,特别行动委员会,联合行动委员会……在这样一个无边无际的大舞台上,仅看这样一些光怪陆离诡异夸张的角色,就知道这是一场何等惊心动魄又让人迷醉让人疯狂的绝世史剧。有人跳楼,有人沉湖,有人割腕,有人卧轨,有人举枪饮弹,有人杀死全家老幼然后自戕,还有情深意笃的夫妇双双服毒或相拥吊在暖气管上……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奇谲最欢乐也最惨烈的戏剧,正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不舍昼夜地上演着。

如痴如狂的半年以来,这样一场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宏大史剧,背景已从骄阳似火的酷暑转换到了凛冽如刀剑的寒冬,剧情也发生了波谲云诡的逆天翻转。让人看得云里雾里又心惊胆颤。

酷寒中，古城北京依然奔腾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与热情。哪怕在深夜的朔风中，橘黄的灯光下，还有一群一群的人们在天安门城楼前那幅巨大的领袖像前宣誓，诵读，歌唱，舞蹈，激辩，呼喊，含着热泪用手指蹭着红墙上的粉末在那本红宝书上写下对领袖的血泪深情与钢铁忠贞。凡人手够得着的地方，墙体已无颜色，有的搭起了人梯，去刮擦墙体上方还鲜艳着的红粉，那是一种比血还要激动人心的圣物。有人脱光了膀子，将领袖像章别进自己胸脯的肉里，殷红的血珠带着青春的脉动一粒粒如激越的泪水滴落下来……雪花在飘落，冰凌在闪烁，雾气在弥漫，千万张热情，痴迷，坚毅或泪光凌凌的脸庞，在严寒中发出岩浆一般的热与光。但角色已不再仅仅是六个月前的那些红卫兵了。

多多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北影厂。

北影厂所在的北三环，那时还一片荒凉，四周还有很多农田，厂内也比想象的简陋，特别是那个摄影棚，那个产生过许多美丽童话的地方，让多多有些失落。

他进去的时候，一部片子的内景还没有拆除，是一处农家大院，有篱笆，半截墙，平板树，没有房顶的小屋，浅浅的人造水塘已经干涸……还有画出来的远山和草地，一条小路通往远方。这堂景大约放置很久了，肮脏又破败。

多多一边若无其事地逛着，一边巴望着发生一件事——与夏小布不期而遇。他一遍遍想象着与她邂逅的情景，一边斟酌着自己的说辞。

几个月过去了，特别是听到羊子说了她父亲的事，当初的怨愤与厌恶平复了许多。能想起来的，更多还是那些个温馨的日子。

夏小布没见着，不时会认出一些演员的熟面孔，也有一些看见摄影棚的感觉。那个演滑冰运动员的女孩，初中时曾经是他的梦中情人，现在却是一身肥肥大大的棉猴，人也胖着，脸色不好，几年之间似乎老了十多岁。

大串联的革命师生每天在接待站食堂吃早餐，如果中午不回来，还可以领取两个大馒头和一坨黑黢黢的咸菜疙瘩。在北影食堂，多多花了两毛钱买了一碗汤面，有一勺木耳榨菜肉丝臊子。找一张桌子坐下，就着面汤将自己带来的馒头吃了。

一整天，多多都泡在北影厂，还寻到北影厂那一排排平房职工宿舍。但一无所获。

第二天一早上出门，他却又是朝那个18路车站走去。

中午时分，他在北影厂一间废弃的小工房里找到了几份陈年《大众电影》，在一部电影的演职员表上，查到了夏小布姑姑的名字。他到传达室去问那个老头，见老头一脸警惕地看着他，多多说自己是她的一个亲戚。老头说，别找啦，关着呢。

有了名字，多多找到了夏小布姑姑的家。宿舍外墙上糊满了大字报，有她的，也有别人的。在那些关于她的大字报中，大多是关于男男女女的一些事和如何依仗哥哥的权势混入革命文艺队伍。多多看到了夏小布父亲的名字以及与他相连的一些字眼——叛徒，黑帮，自绝于人民，混入共产党内，牛鬼蛇神保护伞……这让多多想起临行前舅舅说的那一番话：“毛主席要搞的其实是他们，不是我。”心里竟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杂乱肮脏的走道上，多多找到夏小布姑姑家，一把大铁锁挂在门上。从大字报上，知道夏小布的姑姑尚是单身，难怪那些男女之事写得如此引人入胜。他在半截门帘前站了一会儿，想象着夏小布如何挑起这半截门帘从这房里出出进进。

自此之后，北京对于多多来说，如一首乐曲，已经进入尾声，在这个属七和弦之后，就可以结束了。

除了惆怅的北影之行，北京给多多留下的印象都很模糊了。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是三里河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卖的那种黑乎乎的冻梨。一毛五一斤，称了放进大衣口袋，在手的捏弄中，渐渐变得软和，咬破一点皮，便可以吮吸那糖稀一样的果肉了。再就是空空荡荡的北京动物园里，那一个个挂在枯枝上的小柿子，在一片冰雪中就像一盏盏红火的灯笼。大多数动物都在猫冬，狼，狮子，老虎都躲在室内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偶尔可以看见它们一团黑乎乎的身影，最闲不住的猴子也不见了，只有那些不怕冷食量大的食草类动物，鹿，骆驼，羚羊，悄然无声地在干草堆前认真咀嚼着，像干着一件天底下最重要的事情。兀然间会响起一声禽类的嘶鸣，让清寂的动物园多了一种旷凉。它们和外面那个如火如荼的世界毫不相关。



多多还喜欢那些灰色的胡同，特别是城南那些普普通通的小胡同，枯枝从院墙内伸出来，冰铁烟囱从小窗里伸出来，吐出一团团白色的雾气。有老人将刚生着的煤炉提到大门口，一阵熟悉的煤烟味儿就在一条胡同里弥漫开来。多多就这样散散淡淡地在迷宫一样的胡同里漫游。在北京你无须担心迷路，你朝一个方向径直走去，总会走到一条有公交的大街上。凭着那一张“北京市革命大串联市内乘车证”，你也总会回到自己的驻地。

离开北京之前的最后两天，接待站组织大家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要求大家认真看，认真记，将首都北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带回到自己家乡去，当好新时代的播种机和宣传队。多多就是在这两天中，看到了关于对刘邓陶王彭罗陆杨的或明或暗的攻击批判，说他们在前一阶段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看到这些，多多有一种甚合我心的感觉。而那位权焰熏天的副统帅干脆就说了，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那些以前革过命的人的命。这话有些绕口，多多读了几遍，才确认了它要表达的意思。

还有那副杀气腾腾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也受到严厉的批判。一位重要中央首长甚至说，这是反动的封建阶级血统论，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那都是一些红色权贵的子弟呢，前不久还豪气冲天，“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一转眼间变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和保爹保妈派，连领袖夫人，人民总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席笔杆子陈伯达都出来训斥他们了。

多多就是带着这样一些多少让人快乐一点的消息，挤上一辆去上海的列车，离开了北京。

4 < < <

多多走上甲板时，船已驶入吴淞口，远方淡灰色的堤岸若隐若现，水